

教會生活與使命中的天主聖言

《最初草案》文件的來源和導論

房志榮

前 言

梵二大會議末期，教長們深覺四年來的四期會議（1962-65 年的每年秋季）使他們彼此學習了很多，可惜不能經常開這樣的大會（花費太大了）。急中生智，大家想出一個補救方法，就是每三、四年召開一次世界主教代表會議（Bishops Synod），會議開完後代表們回國，與其他主教分享。主教們達成共識後，教宗保祿六世便建立了主教會議制度，各國的主教團主席每三、四年來與教宗聚會一次，共同檢討世界局勢及教會的需要和工作方向。2008 年 10 月的主教會議是第十二屆，主題是「教會生活與使命中的天主聖言」¹。

按照梵蒂岡資訊處的解釋，第十二屆主教會議是上一屆（2005 年的第十一屆）主教會議的延續。上一屆主題是「感恩祭是教會生活與使命的泉源和高峰」，因而此屆主題講教會生活與使命中的天主聖言，這是進一步肯定聖體與聖言的內在聯繫，也是第十二屆主教會議的重點和首要目標：在主耶穌內，完美

¹ 這是聖座世界主教會議秘書處所公布的中文主題。見《教友生活週刊》2007 年 12 月 12 日，第 8 頁。此一中譯與本文譯法略有不同，下文將作解釋。

地與天主聖言相遇，這聖言在聖經中，也在聖體中。

回顧輔大神學院過去三年的神學研習會，跟隨世界主教會議及教會的脈動，我們於 2005 年元月底，辦了有關感恩聖事的講習會：「主，與我們一起住下吧！」然後於 2006 年 2 月底辦了「梵二 40 年來之回顧與前瞻」講習會²。2007 年因報名參加的人數不足停辦一次。2008 年又跟普世教會接上軌，共同探討天主聖言為教會的生命和使命有何意義、有怎樣的角色。上述教會的脈動及與普世教會接軌，是神學研究和牧靈關懷重要的一環。下一年，我們又有一個與世界教會接軌的好機會，就是教宗本篤十六世 2007 年於伯鐸/保祿慶日（6 月 29 日）所宣布的保祿年（2008.6.28 至 2009.6.27）³。這是一個加深認識外邦宗徒及其福傳秘訣的好時機。下面就分三點來談《天主聖言》這一「最初草案」（*Lineamenta*）文件的特色⁴。

² 見：《神學論集》145 期（2005 秋）及 149~150 期（2006 秋、冬）。

³ 參閱：《*Dei Verbum*, Bulletin of Catholic Biblical Federation, No.84/85, 3-4/2007, p. 47: "Pope Benedict Announces the Pauline Year"; 亦見 www.annopaolino.org。

⁴ 此文件的性質是拉丁術語 *Lineamenta*（草圖，意味草稿圖案），寄給主教們徵求意見。主教們回答後，再綜合他們的意見寫成 *Instrumentum laboris*—會議操作工具。有此工具在手，會議就可遵循清楚的路線討論。根據過去主教會議的經驗，會議結束時，一切可用的資料都提供給教宗，讓他寫一份通諭，供整個教會使用，使主教會議的成果達到天主子民的每一個成員。1975 年 12 月 8 日教宗保祿六世所公布的文告《在新世界中傳福音》（劉鴻蔭神父中譯，聞道出版社印發）就是一次世界主教會議的成果，直至今日，此文告為了解福傳的真意，還是很好的參考素材。以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，在他長達 27 年的任期內，寫了好幾道通諭，其前身也都是主教會議。梵二末期的一個「救急」決議：世界主教

一、《最初草案》的命題及導論

本人撮要漢譯這一文件時，已在註一中略提西文 Life、Vita 等用詞，譯成中文時能有兩種譯法：「生命」及「生活」。一個小小差別，卻給中國文化中的人一個很大的反省空間：如何懂聖經中（暫限新約）的 Life、Vita？新約希臘原文動詞 zen 出現一百多次⁵，其含意是「活」、「生活」，除非把動詞當名詞用，to zen 也能指「生命」。但名詞 zoe 是指「生命」，偶然也指「生活」，那又怎樣去分辨呢？

zoe 一詞在新約中出現 93 次（許多平行文不算在內）。這 90 多次中，若望著作占了大部分，《若望福音》25 次，《若望壹書》8 次，全是指「生命」，並大多指「永生」。其次是保羅書信，共 33 次（僅《羅馬書》就有 14 次），再其次是《宗徒大事錄》，共 7 次。《瑪竇福音》5 次，《路加福音》3 次，《馬爾谷福音》有些與瑪竇和路加二福音書的平行文，公函共 5 次⁶。

以上所說 zoe 一詞出現的地方，都是指「生命」而言，尤其指永遠的生命，和由上而來的天主的生命。其中只有一處略帶歧義，就是在《路加福音》所載耶穌講的富翁與拉匝祿的比喻中。富翁在陰間向亞巴郎請求，「亞巴郎說：孩子，你應記得你活著的時候，已享盡了你的福，而拉匝祿同樣也受盡了苦。現在，他在這裏受安慰，而你應受苦了」（路十六 25）。這是思高聖經的譯法，把 zoe 譯為「活著」，基督教聖經卻把 en te zoe

會議的定期召開，成了教會執行訓導權的一個方式。

⁵ 參閱：Alfred Schmoller, *Handkonkordanz zum Griechischen Neuen Testament* (Text nach Nestled), Elfte Auflage, Stuttgart, 單字 zen。

⁶ 參閱：同上，單字 zoe。

sou 譯為「你生前」⁷。

可見把天主聖言說為教會的生命，十分合乎聖經的啓示。有了生命，才有生活；有了天主聖言做為生命，才進一步問：如何讓天主聖言帶領人把這生命活出來。這樣譯出的草圖命題「天主聖言作為教會的生命和使命」就有很完整和飽滿的意義。生命和使命的「命」字，可用《中庸》的開端三句話來懂、來解釋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。天命之謂性是說人的性命來自天，是天主給的；率性之謂道是說遵循人性去生活，善用人的理智、意志、自由，就是人應走的路，從而完成他的使命；修道之謂教是說修築這條人生之路，不僅是獨善其身，還得兼善天下，從事教化功夫，完成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的使命。

我們需要天主聖言作為教會的生命和使命，是因為聖言創造了一切，按天主的肖像造生了人；聖言又救贖了墮落的人類。這聖言指天主第二位，也指聖經中天主所說的每句話，直至聖言成了血肉，作為我人中的一員，教我們懂清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的深意，並賜給我們真理之神（即聖神），啓發、協助我們把這中庸之道實踐出來。

以上是有關《最初草案》的命題及其中譯的深一層含意。現在再略談《最初草案》的導論。首先得重提上面已說過的第11與第12屆主教會議的延續和一體性：「教會必須由天主聖

⁷ 和合本修訂版：「亞伯拉罕說：『孩子啊，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，拉撒路也同樣受過苦，如今他在這裏得安慰，你卻受痛苦。』」
現代中文譯本：「可是亞伯拉罕說：『孩子啊，你該記得你生前享盡了福，可是拉撒路從來沒有好日子過；現在他在這裏得著安慰，你反而在痛苦中。』」

言及基督聖體的同一餐桌上，領受生命之糧的營養」(DV 21)⁸。說得乾脆一點：沒有天主聖言的真理，人的生活 and 思想就容易走上相對主義的路，一切都無所謂，看不出有何價值可以為之犧牲、為之奉獻。這一情況急迫需要予以補救，把教會有關聖言的教導全面並完整地提供出來。

《最初草案》所發揮的三章，每一章都將在此講習會中予以介紹和解釋。第一章「啓示、聖言與教會」，最長也最有創意。在聽曾慶導院長的演講以前，我先把此章的一些特色指出來，分別在本文的第二和第三段加以發揮。至於《最初草案》第二章「聖言在教會生活中」（穆宏志神父講），和第三章「聖言在教會使命中」（胡國楨神父講），也有實用而豐富的言說，且說得具體清晰，本講不打算介入。

二、聖言和啓示與教會的微妙關係

聖言與啓示的關係是微妙的，因為聖言所創造的世界，所謂的「自然之書」，已有天主的啓示。天主聖言是歷史的要素，且帶領歷史。像中國這樣悠久的歷史，當然也在聖言的帶領下發展。另一方面，歷史也透露，人濫用了自由，犯了罪，大部分人對天主的認識，變得模糊不清，只有極少數的賢哲，像中國的孔孟老莊，還能給世人指出人生的正確方向。即便這些古代賢人哲士所做的訓誨及留下的著作，維持了一個民族的數千

⁸ 在此，《最初草案》引用聖經大師耶樂《訓道篇詮釋》313 的話，十分貼切，這幾句話因不多見，特別抄在這裏：「主的肉是真食，主的血是真飲，這是此生的真好：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來養活我們。不僅在聖體中，也在讀經中。的確，由認識聖經而領悟天主聖言，是真真實實的食糧和飲料。」

年歷史，是「自然之書」以上的「人言之書」的進一步啓示，但仍然是自然界啓示，說不清人的來源和歸宿是什麼，或在哪裏。

這有待超性啓示的介入，即天主聖言進入人的歷史，先以說話的方式向人說清他的來源和歸宿：天地人的創造（舊約聖經），和人的末世遠景：新天、新地、新人（新約聖經）。取了人性的天主聖言—耶穌基督—完成了這一超然啓示，但他沒有廢棄「自然之書」的啓示，因為大自然一直存在，春風秋月暗示著造物主的溫和清澈，到處留下天主的痕跡。「人言之書」的啓示也沒有被拋棄，因為這些聖賢的言行，像四書五經所記載的，是走向造主天主和救主耶穌的光明之路，其中含有極豐富的、教父所稱的「聖言種子」⁹。聖言與啓示的微妙關係，就是指這一點而說的。只以漢文化來說，諸子百家、詩詞歌賦，含有無盡的聖言種子等人去發掘。四書五經之外，中國的古詩詞，透過詩人的豐富情感，很自然地流露出他們對造物主的冥思和仰慕¹⁰。

⁹ 明末清初，耶穌會傳教士以尊重儒家文化的態度宣講福音，為許多士大夫所接受而信服，就是一個明證。反之，大陸過去半個多世紀的無神政權，不但摧毀了儒家優美的文化，也使福音的精神和價值觀，難以為洗過腦的中國人所領悟，更何況接受。

¹⁰ 這裏只舉一例。《古詩源》裏有一首大書法家王羲之（AD 321~379）的〈蘭亭集〉詩：「仰觀碧天際，俯瞰渌水邊，寥闐（讀去，意指靜無人聲）無涯觀，寓目理自陳。大矣造化工，萬殊莫不均，群籟雖參差，適我無非新。」把這首古詩與《聖詠》第8首做一比較，不能不體會到聖神在人心的運作多麼地神奇美妙。王羲之的這首八句五言詩，前兩句寫藍天綠水景色，次兩句寫寂靜、默觀、推理，五六兩句驚嘆造化工的豐盛平衡，最後兩句由觀賞到

講到這裏，就不難了解《最初草案》第一章第五段，很豐富也最有創意的一段，它把天主聖言說成一場交響樂大演奏，其下所分的六小段 a b c / d e f，把聖言本身的存在和動向(a b c)及人言為聖言服務的步驟和層次(d e f)分兩部分說明。

首先是聖言的存在和動向：

- a) 聖言是天主聖三的第二位，是父之子，是聖三向內向外溝通的基礎；
- b) 受造的世界「陳述天主的光榮」（詠十九），宇宙為聖言所造，但只有按天主肖像造的人，能解讀世界，並被邀與造物主交談；
- c) 「聖言成了血肉」（若一 14）是扭轉乾坤的一刻，逾越奧蹟是其高峰，當耶穌把天國交回聖父時（格前十五 24），將是新天新地的完成。

第二部分人言為聖言服務的步驟是：

- d) 天父藉先知們說過話（希一 1），宗徒們憑聖神德能宣講耶穌的福音，人的話成為天主的話；
- e) 聖經把這天/人的話合成一體，並為之作證，因為聖經由聖神默感寫成，可以真實地被稱為天主的聖言（DV 24），聖經的每一頁都指向耶穌（聖言）；
- f) 然而天主聖言並不封鎖在書本裏。宗徒之死固然結束了公開啓示（DV 4），但聖經中的聖言，在全程教會歷史中，

聆聽，靜聽天籟、地籟、人籟不同的參差聲音，而回到人的自身：「適我無非新」，人只要會看、會聽、會靜思，他會發現造物主每天給人的一切都是新的。關於這首詩的初步解釋，見拙著，《舊約導讀》下（台北：光啓，正體字；上海，簡體字），第十章，六、從文學角度看《聖詠》，1.抒情的詩。

繼續宣講，這宣講是生活的天主，在基督內，藉教會，把聖言傳給生活的人。

聖言果然是一場盛大的交響樂合唱和演奏，其中「自然之書」，「人言之書」，和「天啓之書」，都是重要的音符和聲音，聖言與啓示的微妙之處也就在這裏。

再略談聖言與教會的微妙關係。這是《最初草案》第一章講過啓示及人如何回應啓示之後，特別論說教會在這一來一往之間所扮演的角色：「在信者的生活中，必須承認並保持天主聖言的首席地位，其途徑是按照教會所講、所懂、所解釋和所活出的樣式接受聖言」（《最初草案》第一章第6段）。教會的這一中介角色在《最初草案》裏用一個新鑄的名詞「天傳」（Divine Tradition），以與「聖經」（Sacred Scripture）對稱。這一新名詞傳遞一個重要訊息，就是教會二千多年的活傳統，不是來自教會自己，而是來自天主，是天主自己的，所以叫做「天傳」。

「教會的『天傳』與『聖經』是天主聖言的單一寶庫：天主聖言循著兩條途徑一路傳遞下來，一條是傳統的路：教會藉她所是和所信的一切，使這傳統川流不息；另一條是聖經的路：聖經保存了傳統的原創性與建構因素，使之不再更動。至於教會訓導權不在聖言之上，而是為給聖言服務，就是『可靠地解釋聖言，書寫的或傳授的聖言』（DV）。最後常該記住，聖經和傳統必須與創造界，尤其是人類及其歷史中，天主聖言的種種徵兆〔聖言的種子〕建立積極的互動和交談。」（《最初草案》第一章第9段）

這一段收尾的引句「最後常該記住……聖經和傳統必須與創造界建立交談」是本《最初草案》的一個重要突破。這也是本文第三部分要反省的課題。

三、聖經和傳統與人類歷史中聖言種籽的互動和交談

若把福傳不限制在引領個人皈依，而也放在讓一個文化認同福音價值觀上，這一互動和交談似乎是必須面對的課題。何況一個文化認同了福音，該文化中的個人一定也更容易皈依福音。問題是如何互動，如何交談？把聖經和傳統與受造界互動的課題交給谷寒松神父去發揮，本人在此嘗試探究一下聖經和教會傳統與中國文化的交談。下面分三點予以論述：中國經典與聖經的互相參照；釋經學在基督信仰上的關鍵性；未來互動與交談的展望。

(一) 中國經典與聖經的互相參照

約於十年前（1999年10月），本人由《喜訊》雙月刊第二期始，發表〈三字經與聖經〉一連串的文章，至33期（2004年12月），共寫了32篇。這些文章匯集成冊，加上緒論七章，作為導讀。緒論第七章題名〈儒家經典與聖經的互解〉，這是聖經與文化互動的一例。胡國楨神父編完《三字經與聖經》後，在〈編者的話〉中說：「這本書是一個起步，把儒家基本的宇宙觀及人生觀，與聖經的表達方式作了初步的連結」¹¹。

筆者2006~2007年受到台北真理電台的邀請，主持一個講壇，每週播放一次，講壇主題是「東西經典對著看」，至今已錄過84講，就是做了84場10分鐘的講話。內容除了頭兩次分

¹¹ 見：《三字經與聖經》（台北：天主教之聲雜誌社，2005），vii頁，「編者的話」。胡神父繼續寫說：「下一步是否有機會繼續完成『以聖經的語言及概念來建構中國思想天人觀的哲學體系』，進而『以之詮釋中國固有的其它重要經典』，則是日後，以及後生晚輩努力的目標了。」

別說明「何謂東西」、「何謂經典」外，主要是從四書講起。很有意義的一個觀察是，四書固然指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四部書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四書原來指四子書，四子是孔子、曾子、子思（孔伋）和孟子。由書到人，使得四書每部書的前三句話都是指向天、己（包括他人）、人（包括世界）。如《中庸》的前三句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。修道之謂教」。因此，講壇3、4、5、6四講，分別解說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每部書的前三句話。以後7至16講，論《大學》；17至29講，論《中庸》；30至84講《論語》，已講到《論語·顏淵篇》。餘下的《論語》8篇講完後，準備繼續講《孟子》，然後講《五經》。

在寫講稿時，倒不是無病呻吟，而是覺得有話可說，或有感而發。這可算是中華教會的釋經學帶來的成果。先有成世光主教的《讀論語》，此書〈後記〉中成主教說：「如以孔子智慧之言，修練自己在基督內度天人合一生活，亦可謂中國之靈修也歟？」¹²此書的《論語》講解，為讀者了解中國歷史和倫理道德打下了基礎。然後是傅佩榮教授的《論語解讀》¹³，此書從考據、歷史、哲學各方面解說文本的原意及其精神內涵，很有參考價值。本人所下的一點功夫，在於把成、傅二人已講得精闢豐富的內涵¹⁴，廣泛地與聖經相參照，結果發現，以天

¹² 成世光，《讀論語》（台南：聞道，1994），405頁。

¹³ 台北：立緒出版，1999七刷27000冊，2000十刷33,000冊，近七、八年來，大陸書局也十分暢銷，沒有準確數字。

¹⁴ 我在寫《東西經典對著看》廣播稿時，有關《論語》部分，基本上採用傅著《論語解讀》的說法，少處不同意的地方，才說出自己的立場。

啓的光，照明中國經典，會看出更深更遠的含意；反過來，有些時候，中國經典也幫助我們了解聖經¹⁵。

（二）釋經學在基督信仰上的關鍵性

廿世紀後半葉，西方釋經學有了可觀的發展。其實我國宋明理學已很重視釋經學。最好的例子是朱熹的《四書集註》。朱子解經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，使得受過《四書讀本》薰陶的人，對解經有種特殊的敏感度。在此，暫時放下漢文化釋經學不談，先給詮釋天主聖言的西方釋經學做些介紹。由許多可能的題材中，這裏選出一個與基督信仰及釋經有直接關係的主題〈基督信仰的釋經架構〉¹⁶。該文章是給呂格爾（Paul Ricoeur）的一個主要釋經論調，所做的介紹，其大意如下。

基督信仰由其經典的文本原意，發展到多種意義和應用，主要是透過一個釋經架構，這架構分三個層次：

第一層次：基督信仰的出現，是來自重讀（re-reading）希伯來聖經（所謂的舊約 OT），而賦予新的意義。皈依基督的信徒引用 OT 講耶穌的故事，把所引用的段落重新解釋，用在耶穌身上。他們認為聖經有些含意懸在空中，等待聚焦、滿全和新啓示。耶穌之來，通過他的死亡和復活予以完成，其軌跡可見於：

¹⁵ 如孔子的周遊列國，可與耶穌的南北奔波對照；或孔子的門生與耶穌的門徒之間的品格與態度的比較等。

¹⁶ “The Hermeneutical Constitution of Christianity”, pp.223~225 of Robert F. Leavitt, S.S.: “Raymond Brown and Paul Ricoeur on the Surplus of Meaning”, in John R. Donahue, (ed.), *Life in Abundance, Studies of John's Gospel in Tribute to Raymond E. Brown, S. S.*, (Collegeville, Minnesota: Liturgical Press, 2005), pp.207~230.

依七 14→瑪一 23；詠十九 5→羅十 18；列上八→若二 19 等。

第二層次：保祿是把耶穌的死與復活的逾越事件，用來光照人生旅程的第一人。這在今天，是基督徒家喻戶曉的道理，但在保祿及初傳時期，是一個釋經上的新發明。在保祿的重讀中，逾越奧蹟或事件，是解開整個人生經驗的一把釋經鑰匙；基督個人的一次遭遇，變成了人的存在的普遍主題。苦難和復活所敘述的逾越（Pass-over）獲得更多、更廣的意義（Surplus of Meaning）。

第三層次：這一層次晚進才受到重視，即歷史中的耶穌，及新約聖經對他的解釋和重解釋，雖然時距不長，卻仍造成四部福音書的出現—三部平行的，一部很特別的。無論如何，每部福音的文本原意都須懂清，都須解釋。基督內的天主聖言（若望所特愛的主題），超越聖經中的人言，後者談論基督，是用有衝突、有張力的隱喻和敘述來表達。聖經文本不是啓示本身，而只是為啓示奠基和作證。這一啓示藉著聖經揭開了基督信仰的奧蹟，但啓示出來的奧蹟超越文本，因為奧蹟的根源和視野最後是天主。此外，由基督事件到書寫的福音書之間，原有的距離，因了新約世界與今日世界在文化和歷史上的間隔，變得更加明顯，並造成許多問題，甚至文本原意的權威也成了問題。

基督信仰既已書寫下來，那麼它就從更早的聖經（OT）開始，以後過渡到一再的重讀—宣講的、神學的、靈修的，這一切都在信仰團體裏進行，其進程已在新約中出現。這個基督信仰的釋經架構，要求我們重新思考：什麼是默感、什麼是啓示、什麼是神學？聖經啓示寫在正典諸書中，其寫成、作者、主題及觀點十分多樣，以致造成多義和多音的啓示概念：**多義的**，因為有複雜的隱喻和象徵的說法；**多音的**，因為有很多的文學

類型及類型的混合。

聖經所提供的內涵，比任何神學用概念所做的撮要，或所縮減成的抽象表達都更豐富。儘管如此，神學鋪陳的工作還是應該做的，目的是操作出一些媒介觀念，以守住聖經的複雜而有張力的多重意義，而升到一個更高的言說層次。神學貢獻的評估，就在於它們是否相稱地把聖經的多義和多音的全程音階鋪陳出來。以上是呂格爾有關基督信仰的「釋經架構」所持的主要論調¹⁷。為從事文化與聖經的對話，呂氏的另一論調也很有貢獻，就是他所說的「文本的世界」，在此略予介紹。

文本的世界是在讀者的想像中建立起來。讀者的主觀意識暫時懸空，我放下自己，一面讀，一面進入想像中的不同世界。任何文本都創造一個世界，這世界裏充滿了由那些文本所得的啟發，或針對它們所做的詮釋。聖經諸文本讓這些世界投射出終極希望和權威，而引發個人的和社會的巨大變化。原來人的

¹⁷ 為把握其完整的意含，還得參考呂氏其他的論說，如以語言為中心的釋經學：普通語言是為傳遞、交流；論證語言是為建立學術；詩歌語言是為啟發和創造。又如語言多義的必要性，隱喻的尖銳在於其不明顯的指謂，象徵植根於宇宙、大自然和人間社會，因此有說不玩的故事。關於聖經的詮釋，呂氏認為聖經有五個較大的文學模式，即敘述、預言、法律、格言和聖詠，其中以敘述為最普遍，也最重要，梅瑟五書和新約前五部書（四福音加宗徒大事錄）都採用這一體裁。聖經以講故事的方式，把神話的、祖先的、歷史的和宣道的敘述編織在一起，尤其是福音書，完全是以敘述建構的。若問為何如此，就是因為敘述體與人的時間性結構緊密相連。人的時間是用故事建築起來的：一連串的故事建起一個團體的身分，這團體一再敘述它的故事，故事的情節重塑讀者及詮釋者的生存，他們的想像被故事所激發。以上資料均見於同上，Robert F. Leavitt 所寫的文章。

自我發現，不在於直接自我意識，而在於遇到許多別的人（他者）的許多別的（其他）世界，人是透過這些世界發現自我。

在信仰生活上，這一漫長的信仰教育，首先要求詮釋「文本本身的世界」，就是聖經文本的字義及多種意義。其次，詮釋聖經及正典解釋的許多路程，都指向一個更完備的對聖經文本的了解，這可稱為對「文本背後世界」的了解，就是認識與聖經文本有關的史地、文化背景。最後，信仰教育也顧及「文本面前的世界」，就是我們的世界。這是信者團體對前面兩個世界所做的一再重讀，和世世代代所加入的詮釋¹⁸。其結晶是東西教父、聖師、學者的極豐富文庫。

（三）未來互動與交談的展望

2007年7月29日的《教友生活週刊》社論，以〈Kiss的秘笈〉為題¹⁹，介紹《于丹「論語」心得》這本書，說它1996年11月初版，「初刷60萬冊，新書發表會人山人海，一個月後該書已四刷，二個月不到，售出百萬本以上，可謂中國出版界的奇蹟，令人生羨」。同年8月我到大陸講學，友人知道我對此書感興趣，買一本送我，還有四張DVD，可看到于丹講述《論語》時的神彩。我這一本于丹《論語心得》，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3月第17刷，以4刷百萬冊來算，17刷該是四倍以上，或5~6百萬冊了。

¹⁸ 資料見同上。本段解釋不一定是該文原意，但把文本世界分為「本身」、「背後」、「面前」的三個世界，合乎中文語境的具體說法，把言語和身體搭配著來說、來懂。

¹⁹ 文中解釋說，這是傳播學的一個原則，叫kiss，就是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，意味要說得簡單、愚蠢。

爲何于丹有這樣的成就？我想不僅因她是北京師範大學傳播學院的教授，會用傳播語言 Kiss 來表達，還因爲她把握了《論語》的核心價值和簡單真理，一如他在〈後記〉裏說的：

「孔子說：『予欲無言。』子貢問：『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』孔子益發淡定，說：『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』簡單真理之所以深入人心，是因爲它們從不表現爲一種外在的灌輸，而是對於每個心靈內在的喚醒。」

《論語心得》書首有作者親手寫的于丹心語：「道不遠人，讓我們在聖賢的光芒下學習成長」。孔子的這句話「道不遠人」，最能代表《論語》的核心價值，也是一個簡單真理，直通聖經的啓示：「這話（天主的誠命）離你最近，就在你口裏，就在你心裏，使你遵行」（申卅 14）。日後保祿把這句話用在聖言的宣講上：「你若口裏宣認耶穌爲主，心裏信上帝叫他從死人中復活，就必得救」（羅十 9《和合本修訂版》）。這是文化與聖經互動的一個明顯而深刻的範例。未來在這方面能做的實在很多²⁰。

²⁰ 繼《論語心得》之後，又有《于丹全集》的出版（作家出版社，2007年5月），這是一本636頁的大書。此外，于丹又寫了〈講了〉其他七子三經的心得。七子是《老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孫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管子》；三經是《易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禮記》。以篇幅來說，讀《老子》的心得（57~118頁）要比讀《論語》的心得（1~56頁）多出一倍以上。于丹講《老子》，主要是講老子的智慧：她說老子知音遍世界（64~66頁）、老子談飲食之道（66~72頁）、老子與現代人的心理健康（72~78頁）、老子談成功之道（78~85頁）、老子智慧與現代女性之美（85~107頁）、老子與人際關係的智慧（107~150, 162~167頁）、老子談「善」的智慧鏈（150~162頁）

結 論

本屆神學研習會，以第十二屆世界主教會議的主題「天主聖言」為題材。根據的文件是一份《最初草案》（*Lineamenta*），是用來徵求主教們的意見的文稿²¹。如上文說過的，等主教們的答覆收齊後，會寫成《會議操作工具》（*Instrumentum laboris*），作為開會討論的《正式草案》。會議的討論成果，按過去的慣例，會收集起來，呈送教宗，讓他寫成一份公函，發給整個教會。由教宗本篤十六世對聖經的熟習，他本人活出聖言的經驗，及寫作的清晰深刻風格來看，可預期那將是一份值得研讀、默禱、珍藏的文告，我們可拭目以待。

不過在教宗文告出籠以前，我們的反省和討論還是很有用的。將軍和小兵，各有職守，各有自己的效力的範圍和功用，誰也代替不了誰。主教們若無全體天主子民的參與和通力合作，也無法使天主的聖言飛奔四方。我們的研習會為鼓勵歷屆的主教會議，為接受並實踐會議的訓誨和信息，及教宗要寫的

等。天主教一方面，河北《信德報》在2008年2月1日春節特刊上，所表達的嚮往正好用「愛」補足了老子的智慧：讓愛從我們行動中開始，讓和諧社會從愛開始。特刊第4版整理出來的〈名人看聖經〉和〈聖經之最〉也指出了文化與聖經交談的重要性。

²¹ 《教友生活週刊》2007年11月12日第8頁，刊登的梵諦岡電訊說，這份文件的目的「在激發普世教會對會議的主題，做進一步深入的反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這次會議《最初草案》的官方文件，除了像往年一樣，以西方八種語言公布外，還首次出現華語和阿拉伯語，華語譯本是房志榮神父的譯作。」這一譯文已公布在天主教華語聖經協會聯合會的刊物《融》（香港，2007年7-9月第九期，4-10頁）上。在《善導週刊》（高雄，2008年元月20、27日及2月3日第三版專論）上，分上、中、下三次登出。

文告，是一個適時的準備。何況我們所觸及的許多地方性問題，不是主教們能面面顧到的。

作為本屆神研會的後續工作，也許可以把上文說過的教宗已宣布的保祿年（2008.6.29~2009.6.28）作為反省的對象：如何善度這個保祿年？按照前述呂格爾的解釋，保祿宗徒是把主耶穌的逾越奧蹟，貼合到每個基督徒身上的第一人。傳統上也有句名言：「保祿的心，基督的心」。在此保祿年，加深體認保祿書信，有機會參訪保祿的福傳路程：小亞細亞、希臘、羅馬，應該是認識天主聖言、還愛救主基督的極佳門路²²。

²² 在發給大家的資料中，有一份〈用半個月在土耳其尋訪聖保祿的足跡〉的文章，是參訪保祿福傳旅程的導遊。我在感言中說出參訪的意義，其中有一段說：「聖地和土耳其二地的朝聖之旅，有助於我們對新約 27 部書有更深的領悟。《宗徒大事錄》是四部福音書的續篇和向前的發展。它描述聖言降世和復活的奧蹟，因了聖神的德能，及宗徒們的作證，從耶路撒冷，傳到猶大全地，再傳到撒瑪利雅，和天涯海角（參：宗一 8）。這一福傳歷史，用 28 章的篇幅生動地寫出。新約前面的這五部書（瑪、谷、路、若、宗），像舊約的《梅瑟五書》一樣，是基督信仰的基礎。」